

毛詩注疏

第二函
函十二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八）

節南山之什詰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

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詰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

貌韓詩云視也父

疏

章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入句下四章

音甫注及下同

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

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

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

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

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

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

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

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

夫縣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
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
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
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
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
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
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
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
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
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
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
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
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
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
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
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
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
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
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

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

之位人所尊嚴

嚴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

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惓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戔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曰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

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

疏

義曰節然高峻者

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

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曰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其瞻少會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師太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與又與憂心如惓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惓之字說文作炙訓爲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

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汧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

實其猗

實滿猗長也。箋云猗猗也。言南山旣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猗於宜。

反倚於綺。反下同。畎。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本亦作畎。古犬反。

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

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祖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勑。

觀反長
張丈反

民言無嘉慤莫懲嗟

惜曾也箋云懲止也天

言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疏

節彼

。嚙本或作慤士感反嚙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嚙

疏

事懲

嗟。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

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

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

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

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

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

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

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

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

平。鄭雅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

倚之咄咄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

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傳猗長

。正義曰以菴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

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

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

人以及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倚倚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倚是倚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眙眙谷耳能實眙眙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眙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眙谷以比平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眙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出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眙說文云眙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眙引之則眙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眙禹貢曰羽眙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柰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

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尹氏大師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柰何

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

氏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氏當作桎桎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桎持國政之平維制四

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氏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卑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鐸字又作轄胡膳反

不弔昊

天不宜空我師

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

之衆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

䟽

尹氏至我師。毛以

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

爲專行虛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氏爲桎鐻毗爲輔爲異餘同○傳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邱若四圭爲邱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箋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鐻說文云桎車鐻也則桎是鐻之別名耳以鐻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鐻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

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

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式夷式已無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末

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

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瑱瑱姻亞則無臚仕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瑱瑱姻亞則無臚仕

瑱瑱

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臚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瑱瑱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瑱素火反本

或作璣非也璣音早

疏

弗躬至廬仕。毛以爲尹氏不可

亞於嫁反廬音武。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之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卽經之君子

也。箋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始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己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瑱瑱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瑱瑱，小也。舍人曰：瑱瑱，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箋壻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摠

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卽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詔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傭均鞠盈訥訟

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微爲之愬之於天○傭勅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兀六反訥君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鬪之爭下皆同倣下教反

子如屈俾民心閔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屈極閔息夷易違去

也箋云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屈音戒閔苦宄反易以鼓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

疏

昊天至是違○正義曰此又本尹氏

之惡誦之云昊天乎卽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旣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

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傭均鞠盈箋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傭均訥訟釋言文鞠盈釋詰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効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訟大戾。箋屈至至反覆。正義曰釋詰云屈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旣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訥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訥也言民心不言鞠訥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病酒曰醒

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不自爲政卒勞能持國之平平言無有也。醒音呈

百姓

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疏

不

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

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爲于僞反父音甫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箋云訛化畜養也。五戈反畜許六反

疏

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

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悞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云

已音似爲于僞反

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

念我獨兮憂心京

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痒

京京憂不去也癡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

此政也。癩音鼠字

疏

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

林癩音忽痒音羊。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今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憂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